

惊蛰,喊醒春天的闹钟

□ 李秀芹

蛰,藏也;指动物冬眠,藏起来不食不动。惊蛰是春天的闹钟,春雷滚滚,闹铃一响,蛰伏于地下的各种虫子就都被惊醒了。惊蛰时节,天气转暖,雨水渐多,万物生机盎然,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开始了春耕。

在我们老家,惊蛰前春耕已经开始。惊蛰是春耕最后的一声响铃。农谚云:“到了惊蛰节,锄头不停歇。”到了惊蛰,“九九”已尽,“九尽桃花开,春耕不能歇”,村里最懒的人也得拍拍身上的瞌睡虫,扛着农具到田里干活,错过了春耕,就是错过了一季的收成。

惊蛰时节对农民来说是忙碌的日子。现在农村机械化程度提高,农民种地也不似早年出骡马力了。现在有无人驾驶的全自动履带式遥控耕地机,农民也可以坐在地头边喝茶边耕地。

孩子姑姑家有二亩地,虽然她家没有无人驾驶的遥控耕地机,但村里有人有,按小时收费,春耕时可以用花钱雇耕地机耕地。这款旋耕机不仅能耕地,还能除草、开沟、喷药、施肥,农田里的活儿,交给它,都给办得妥妥的。

这样,孩子姑姑就有了富足的时间,和我约好去哪里看桃花、到哪里观杏花、上哪里赏蔷薇,惊蛰时节这三种代表性的花一样也不能错过。

“桃花坞里桃花庵,桃花庵里桃花

仙。桃花仙人种桃树,又摘桃花换酒钱。”“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。”“朵朵精神叶叶柔,雨晴香拂醉人头。”桃花、杏花和蔷薇也从古诗词里走进生活,农民的惬意与自得在惊蛰时节被唤醒。

踏青必须配美食,惊蛰时节要吃梨。有一种说法是,早年山西晋商通常会在每年的惊蛰时节走西口,在出发前吃一个梨,寓意“离家创业、光宗耀祖”,现在从养生的角度看,惊蛰气候干燥,吃梨可以润肺去燥,令五脏平和。

山东的一些地区,老百姓会在惊蛰这一天在庭院中生起火炉烙煎饼,寓意火炉产生的烟气把害虫们全都消灭掉。

“惊蛰节到闻雷声,震醒蛰伏越冬虫。”小时候,每到惊蛰,母亲就会手持清香、艾草,熏燎家中墙角柜落、旮旯见儿,驱赶蛇虫鼠蚁。还会拿一些石灰粉,洒在门槛外。母亲说,一洒石灰,虫蚁一年内都不敢上门。这和闻雷抖衣一样,都是在百虫出蛰时给它一个“下马威”,这样害虫就不会来骚扰自家。

惊蛰是春天的闹钟,它喊醒了春雷,喊醒了蛰伏了一冬的虫子,喊醒了山谷田地万物复苏。这个时节,人也应该唤醒沉睡的内心,去赏花、踏青、访友,赴一场春天的浪漫约会,把蛰伏在身体里的负面情绪全都倾泻干净,把美好和幸福装进行囊,开启心灵的春耕。

中国传统节气

惊蛰

二十四节气

编者按

3月6日,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。惊蛰时节,春意萌动,大自然有了新的活力。蛰伏一个冬天的百虫,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。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标识岁月的独有刻度,也是时间留下的诗意约定。一组春天的文字,推荐共赏,和您一起看节气交替,感受时间流转。

追逐春迹

□ 刘学正

弹掉滚动的露珠
问候歌唱的喜鹊
随同缕缕暖风
我追逐春的足迹

春的足迹在
青苔泛绿的墙角扎根
春的足迹在
流水汨汨的溪涧奏乐
春的足迹在
街泥筑窝的归燕口中
春的足迹在
诗人的字里行间跳跃

她炸响一串春雷
她吹皱一池春水
她唤醒一地春草
她推动一排春犁

到处是她
却又不见踪迹
看不见她
却又住进心里

古诗词里听惊蛰

□ 江利彬

“儿童莫笑是陈人,湖海春回发兴新。雷动风行惊蛰户,天开地辟转鸿钧。鳞鳞江色涨石黛,嫋嫋柳丝摇麴尘。欲上兰亭却回棹,笑谈终觉愧清真。”宋代诗人陆游的这首《春晴泛舟》,深情道出了对惊蛰这个美好节气的传神写意和至情期待。

惊蛰,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,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,也是全年温度回升最快的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有云:“二月节,万物出乎震,震为雷,故曰惊蛰,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”意思是指气温转暖,春雷始响,雨水增多,就连钻到泥土里越冬的小动物也纷纷苏醒,出来活动。而此时的大地一片盎然生机,正是春耕的好时节。

古往今来,每当惊蛰到来之际,多愁善感的诗人们,便会挥笔泼墨,吟诗赋词,寄托自己的情怀,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“惊蛰”佳句。

晋代诗人陶渊明有诗曰:“促春遘时雨,始雷发东隅。众蛰各潜骇,草木纵横舒。”这一声雷,震出了万物的生机盎然,亦惊醒了酣睡的春日。而唐代元稹的《惊蛰二月节》,对惊蛰这一节气的描写则更加形象:“阳气初惊蛰,韶光大地周。桃花开蜀锦,鹰老化春鸠。时候争催迫,萌芽互矩修。人间务生事,耕种满田畴。”阳气上升,刚到惊蛰,韶光显现,春日美好的时光,争相催促着万事万物。草木已开始萌芽,它们的萌芽并非杂乱无章,而是仿佛按照一定的规则成长。人们为了生计,走进田间地头耕种,处处可见他们忙碌的身影。

唐代诗人韦应物的《观田家》:“微雨众卉新,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,耕种从此起。丁壮俱在野,场圃亦就理。归来景常晏,饮犊西涧水。饥劬不自苦,膏泽且为喜。仓廩无宿储,徭役犹未已。方慚不耕者,禄食出闾里。”同样写出了惊蛰时分,农家辛勤耕作的场景,道出了农家的劳碌与艰辛,令人动容。

词人笔下的惊蛰亦是委婉动人。宋代范成大的《忆秦娥·惊蛰》,处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意:“浮云集。轻雷隐隐初惊蛰。初惊蛰。鸛鳩鸣怒,绿杨风急。玉炉烟重香罗浥。拂墙浓杏燕支湿。燕支湿。花梢缺处,画楼人立。”而秦观的一首《好事近》,更是意境幽绝,给人以浥尽轻尘的快感:“春路雨添花,花动一山春色。行到小溪深处,有黄鹂千百。飞云当面化龙蛇,夭矫转空碧。醉卧古藤阴下,了不知南北。”

“春愁一段来无影。著人似醉昏难醒。烟雨湿阑干。杏花惊蛰寒。唾壶敲欲破。绝叫凭谁和。今夜欠添衣。那人知不知。”宋代萧汉杰的《菩萨蛮·春雨》写的却是惊蛰的另一番景象,烟雨打湿阑干,杏花初开放,然而总敌不过倒春之寒。深夜饮酒,半醉半醒,感受着不一样的春意。在这春寒之夜,心上人你是否知道要添些衣服在身呢?

惊蛰时节,品读古人的“惊蛰”佳句,于无声处听惊雷,别有一番滋味!

草木知春到

□ 彭海玲

开,人的感知能力也有些迟钝,觉察不到春天来临的迹象。但是,三月一到,柏油马路两旁的行道树,就会冒出一些嫩绿的芽儿来,一些花草也嫣然一笑。

街边绿化带中的迎春花,总是第一个迎接春天。它们一枝枝地涌上枝头,金灿灿的,一簇簇、一丛丛。作为灌木植株的迎春花,很少能见它们有单个悄悄地在枝头开放的,可谓是“一夜东风花千树”的真实写照。

走到仲春,天气变得暖和了些了。杏花、桃花、梨花,也从长长的梦中醒来,三三两两地、陆陆续续地跃上枝丫。但是,一树花怎么看都觉得不过瘾,这时,选择一个晴朗的早晨,或者一个晴好天气的傍晚,漫步到郊区,一定能够看到一些花开——那是果农们种植的桃树。

我最常去的地方,是在郊区东边的桃花林。春风静静吹,桃花在枝头慢慢开,还没到桃林时,桃花招摇的香味,就已经在十里春风的“推波助澜”之下,钻进了我的鼻孔里。走到桃林,眼里就只有花开,浪漫的嫣红,迷人的粉白,那柔嫩的花瓣爬满了枝头。最是那种摇曳的倩影,就已然让诸多看花人心动,于是,纷纷拿起相机,“咔嚓”一声,按下快门,记录下这灵动的瞬间。

春天,是草木的天下,我一直对此深信不疑。因为,植物本身的力量,其实要远远胜过人类的:草木发芽,花朵绽放,冰河解封,莺飞燕啼……人们从这些迹象中,才能真实地觉察到春天的气息。

挖菜大妈的春天

□ 李晶

我的春天绕不开荠菜。

多年来,挖荠菜是我每年春天的标配——想想看吧,沐浴着煦暖的阳光走向春天的原野,一棵棵荠菜在柔软的东风里苏醒,等着与你初遇,期待着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奇,该是多么美妙!而餐桌上那一盘碧绿的荠菜,走过冬天的千霜万雪,满心喜悦地期待着与你唇齿间纠缠,又是多么令人激动!一棵荠菜入口,是每个味蕾的刹那间花开。冬已远,春来到,一个新的四季轮回开始了。

阴了一上午的天,没有迎来预报的雨,反而散去云雾,露出太阳温暖的脸。这样的好天气,正适合挖荠菜。我决定去聊大校园看看。防疫封控成了历史,封闭了三年的聊大校园终于可以进去了,这让我尤其想看看三年前生长荠菜的地方,现在是否依旧有荠菜在恣意招摇。岁岁年年花相似,年年岁岁荠菜是否也相似。

从东校区东门进入,走到第一个拐弯处,拐角裸露的草坪上,那红褐色的小棵植物中心,开着小米粒大小小白花的,不就是我心心念念的荠菜吗?赶紧蹲下,挖出一棵。洁白的根,散发出淡淡清香。这是去年秋天就生长在这里,穿越了冬天所有的风霜雨雪的荠菜,所以,原先碧绿的叶子在霜雪中变成红褐色,且敛去了水分与光泽,以便换过寒冷的冬天。若是没有白色小花在春风里的摇曳,你根本注意不到它,不知道这貌似枯草一样的小植物,穿过冬天,就是为了与你的相遇。

我立刻挖起来,虽然它们很小,最大的也不过我的手心大,且总有三四片枯叶,确实不是饺子馅儿最理想的选择,然而,它的每一片叶子和整个根系,都浓缩着从去年秋天就开始收藏的阳光,所以,这种荠菜的味道尤其浓郁。而且我相信,这些凌冬而来的荠菜,都是有故事的,有追求的,有梦想的,不然,怎么春风一吹,万物还没有苏醒,它们就倔强地开出花来?

刚挖了几棵,就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先生问我,“老师,你这是挖的什么?”

“荠菜呀。”

“这就叫荠菜?挖它做什么?”

“吃。”

“这东西能吃?”他有着明显的怀疑,

说,“怎么吃?”

“做馅儿,做汤,凉拌,涮火锅,炒鸡蛋,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”

他饶有兴味地看着我挖,还用拐杖指着说,“这儿也是,这儿,这儿……”

一个老年保洁工人过来,说,这个真能吃?好吃吗?俺们农村有的是,没听说过有人吃过。

我笑,说,什么东西,都是喜欢才是好东西。

他问我荠菜是什么味儿的。我挖一棵递给他,说,有一股清香,尤其是根儿。

他接过去使劲闻了又闻,摇摇头说,没什么味儿啊。

我笑。看来,荠菜和他没有缘分。

挖完这几棵,我继续沿着湖边走。荠菜常常长在路边,就算是被反复蹂躏,依旧不屈不挠地生长。到了图书馆后面,原来这里有不少。然而今年,荠菜几乎踪影全无。好容易在荠菜花的提醒下,找到一两棵,又实在太小。我决定留着它们尽情开花。它们忍受严寒,除了和我相遇,更是为了怒放。

看到枯叶间有着一片绿意,走过去却没有荠菜的影子。是的,它们刚刚要返青,还没有从红褐色的躯壳里挣脱出来,我需要关注的是和泥土差不多颜色的匍匐在地上的植被。然而,看着那小小的却又顽强无比的荠菜,仿佛正要从枯叶中挣脱出一片盎然绿意,让我觉得,这绿意和小花朵,是它们的梦想在开花。我决定,今天我不再挖荠菜了,它们有权利在几天后,开出一片茶靡。

心情一下子放松了。我要好好享受这个早春午后。脚踩在枯叶上,发出脆响,我知道这是枯叶的绝唱。等唱完这破碎之歌,无限的绿意就会萌发而出,然后再开花结果,一个新的轮回又开始了。酥脆的枯叶下,土地软绵绵的,走在上面,犹如走在厚厚的羊毛地毯上。一脚下去的每一次声响,都是一个迎接春天的音符。我一路走去,仿佛春天就在我的身后,亦步亦趋。

这是美妙的感觉。

经过很多树。垂柳无论怎样换马甲,都带有鲜明的特点,让你无论何时何地都一眼就认出它。但是那些花树——美人梅,杏花,玉兰,海棠,碧桃,樱花,丁香,紫叶李……在无花无叶的时候,就是让你傻傻分不清。但是,貌似孪生兄弟姐妹的这些树,有的已经开始含苞了,过不了几天,它们会用花朵告诉你它们的芳名。一想到过一段时间,我就会穿行在似锦繁花中,就觉得我也像那些荠菜,有着梦想开花的快乐。

走了很远的路,走过了很多树。我这个挖荠菜的人,早已忘记了初衷,迷失在即将到来的花开之中。



《“画说”二十四节气》之惊蛰 策划:聊城市文化馆 绘制:孙宝欣